

南方的森林

袁和平 著

—

“你好，郭主任！”

森林小火车尚未停稳，郭家池还没有跳到站台上，一只手就被兴冲冲的李男男握住了。

“你好，周大夫！”

李男男刚把郭家池接下车，又赶忙回身一把搀住步履趑趄的周淑娟，以免这位保护区新来的大夫被脚下的什物绊倒。

“来，”李男男牵起周淑娟的手，笑着说：“但愿前面的欢迎场面，‘隆重’得不致使你们吃惊。”

这是林海深处伐木工区一个小小的装卸站，站台上，既不见保护区的领导，也不见保护区的职工。四面群山起伏，大树参天，几间低矮简陋的工棚点缀在木垛之中。坎坷不平的地面上到处是碎板和木片，堆积如山的材垛，一垛紧接着一垛，挤满铁道两旁。电锯在吱吱地吼叫，火车在隆隆地轰鸣，木屑夹杂着煤灰，呛人的浓烟裹挟着裁锯湿板时荡起的阵阵木香，弥漫在这个杂乱的小车站上。

只有一辆吉普车在等待着他们。再没有比这种欢迎的场面更冷清的了，同司机握握手，说几句没什么意义的客气话，宾主双方再互相推让一番，于是一块儿提着简单的行李上车。

周淑娟望着车窗外那连绵不尽的群山，不由轻声地问道：

“家池，还要走多远啊？”

“怎么，你累了？”郭家池温情地看看妻子，“要不，休息一下……”

周淑娟微微一笑，摇摇头。

这一切都是瞒住主人的。

周淑娟身材娇小纤弱，文静静的脸衬着秀眉秀眼，一看便是个温柔贤惠的妇人。正象那些既要忙外面的工作，又要操持家务的中年妇女一样，终日繁忙，劳心费神，她虽然刚刚四十出头，眼角却已经荡起了细细的鱼尾纹。不知是由于旅途的疲劳，还是心情的关系，她眉宇间始终蒙着一层忧郁的阴影。

望着窗外涛涛的林海，想到自己即将开始的工作，郭家池谈笑风生。可是，一俟意识到周淑娟默默地坐在一旁，他那兴致勃勃的神情，不免有些收敛。

“淑娟，你看那片树林，多美啊……”

郭家池不时指着窗外的树林和峰峦，笑着和周淑娟攀谈。可他那语气和表情，却好象是在极力讨好对方。因为，周淑娟总是兴致索然，回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嗯，看见了……”

是的，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那天，当郭家池郑重地向周淑娟宣布调动工作的消息时，周淑娟也是这么平静。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没意见……”

她回答得坦然而又干脆，却让人感到象是在赌气。郭家池原先估计，周淑娟一听到要调动工作，必然要有一番抱怨，可是出乎意料，她竟然若无其事，这还不如争吵上几句更好。

“天哪，你为什么没有意见？”

“我为什么非要有意见？”

“这……”郭家池无言以对。

是的，她没有意见不是更好吗？但郭家池根本无法分辩，究竟是出于对丈夫事业上的支持，还是出于听凭命运的摆布，她竟然迥别于一个普通妇女，承受了她们无法负担的精神压力，抑制了她们无法平息的感情波澜，默默地把孩子送到娘家，默默地收拾行装，又默默地随丈夫登上火车，默默地向赶来送行的同事、朋友、领导和邻居挥手致意，告别了她所熟悉的一切。假如说郭家池感激周淑娟出发前无声无怨所做的一切，心中一直怀着深深的歉疚，那么，他此刻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她那种近乎愠气的沉默，这岂不是对坐在一旁的新同事太冷淡了么？

“唉……”

郭家池一路之上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换来周淑娟哪怕是应付一下也好的笑声，他不由遗憾地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聪明的李男男似乎觉察到了什么，顿时显得有些不安。

吉普车颠荡着，象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鹿，在绿荫掩映的公路上奔驰。到处是树，碧浪堆涌，直映得峰巅上的岚烟，也似乎染上了一抹浓重的绿彩。

车厢里的空气有些沉闷了。郭家池看看李男男，似乎希望她能说些什么。可是李男男却仓皇地把脸扭向窗外，好象是在回避他。

是啊，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半个多月前，是她带着这个内外交困的保护区急切的呼声，星夜赶到省里求援。国务院关于批准成立黄冈山自然保护区的文件，已经下达半年多了，可

是，上级至今未向保护区派出一名既通晓业务，又有组织才干的领导，这使保护区的工作无法开展，尤其是不能制止由于圈划保护区所引起的山民抢伐树木的毁林事件。

李男男没有料到省委书记张国祯迅速召见了她，并责令生态学家刘文杰出马，协助组织部门物色保护区的领导人选。当然，困难她是充分估计到的，所有可能入选的人，不是所在单位工作确实无法离开，爱莫能助，就是本人眷念城市，找出种种借口，委婉推脱。要找一位年富力强，学有专长，又肯吃苦耐劳，舍弃城市生活的人担任保护区的领导，其选择面之窄，是可以想见的。李男男在省里忙乎了一周，四处碰壁，她几乎感到绝望了。

“我手上只剩下一张王牌了，”老教授刘文杰似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不相信在自己众多的学生当中，就找不出一个真正肯为事业献身的人，“此人也是你的校友，六三届的毕业生，现任《科普园地》杂志负责人，学而有识，年富力强，可以胜任你们那儿的工作，而且他爱人是医生，也是你们保护区正需要的人材……”

“他叫什么？”

“郭家池。”

“他肯离城进山吗？”

“你先去看看，来点火力侦察，”刘文杰笑笑，“假如你满意这位郭家池的话，我再出马，来阵重炮猛轰，你看怎样？”

刘文杰说得轻松，李男男却并不乐观。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她来到《科普园地》杂志社。谁料发稿期近，郭家池正在家中审稿，她又辗转找到郭家，却只见紧闭着的屋门上赫然显目地挂着一块牌子——“编稿时间，恕不会客！”她笑了笑，

抬手擂响了屋门。

“咚！咚！咚！”

门内传来主人很不耐烦的声音——

“没看见门上的牌子吗？”

李男男也不答话，只管敲门——

“咚！咚！……”

门“啪”地一声敞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带愠色挡在门口。

不用问，这就是郭家池了，李男男递上了刘文杰的私人介绍信。

郭家池中等身材，宽肩膀，粗胳膊，高鼻梁，浓眉毛，一双眼睛透着灼灼的神采，显得粗犷而又英武。

这是最后一个人选了，他能同意吗？李男男注视着郭家池展读刘文杰那张便条时的神色。

郭家池皱着眉头，耸了耸肩膀，这完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因为刘文杰那张便条是这样写的——“家池同志，今有黄岗山自然保护区李男男同志前往拜访，男男是保护区党支部宣传委员，她是七五届毕业生，你们系校友和同学，相信可以找到共同的话题。”

“既然来了，”郭家池的口气也相当勉强，“那就请进来坐坐吧……”

“假如你觉得放不下手上的工作，”李男男苦笑了一下，“我们改日再谈，或者……”

“或者什么？”

“直说吧，我也许不打算来了，因为……我也很忙。”

“不不不，”郭家池忽然变得热情起来，“你请进，我们

谈谈。我刚看完你们一篇介绍保护区的稿子，你们那儿有个叫翁升隆的工程师吗？我们约他写的专稿，材料翔实，文笔生动，但言及保护区目前的状况，他怎么忽然变得……变得有点儿语焉不详呢？你请坐。”

“因为，”李男男想了想，说，“也许作者有什么难言之苦吧！”

“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个。国务院不久前不是专门批下了成立黄岗山自然保护区的文件吗？你们太幸运了！”

“也许是吧。”

郭家池一愣，他正要沏茶，那只提壶的手却象是一下子僵住了。他转过身来，发现李男男神情相当严肃，便不解地问道：

“这话怎么讲？”

“因为，最近以来黄岗山那片植被完好的原始森林，每个月正以近百亩的速度遭受破坏！”

“你们是管干什么的！”郭家池蓦地眉头一收，声色颇为严厉。但他马上缓和了口气，“不，我是说，不是有国务院文件吗？你们不是有章可循吗？”

“何止国务院文件，”李男男反倒轻轻一笑，“省政府还专门为此召集过与我们保护区交界的三个县、四个公社负责人出席的联席会议。”

“这不是很好吗？”郭家池坐下了，可茶却忘记沏了。他神态异常认真，“你们保护区是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的森林王国，如果我没记错翁升隆那篇稿件上的数字的话，你们那儿已发现的植物种类多达四千余种，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的七倍。东南沿海迄今唯一保留下来的大片原始森林就在那儿。何况黄

岗山还位于动物区系分布的南北交接地带，脊椎兽类有一百多种，鸟类有四百多种，全国昆虫总计有三十二个科，你们那儿竟占了三十一个科，还有两栖动物……”

毕竟黄冈山所拥有的物种太多了，郭家池也不免要搔首思忆。李男男笑了，说：

“两栖动物三十三种，爬行动物七十三种……”

“对！外国人早就说过，那儿是‘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在一个面积不太大的空间里，从天上到地上，由地面再到水中，竟然聚集着这么多的物种，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同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资源富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就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正象有国务院文件为凭，并不等于这项工作就一帆风顺一样。”

“这话怎么讲？我不明白。”

郭家池怔怔地望着李男男。那种认真、惶惑而关切的神情，都不免使李男男为之高兴。她觉得有必要向他详细地介绍一下黄冈山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了。

“我们保护区的前身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林科站，成立于一九七四年。在那种知识被认为是罪恶的年月，林科站实际上是个流放地，犯错误的干部，吊儿浪当的职工，全被当成一种惩罚派到那儿。保护区地处深山，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些同志怎么能安心工作呢？粉碎‘四人帮’以后，人心浮动，我们团结不了这些人，就无法保护住这片森林。”

“你们保护区现在谁负责？”

“卢祖恩，临时支部的负责人。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同志，但就是瞻前顾后，求稳怕乱，我们内部情绪尚不能安顿，又怎

么领导保护区对外开展工作呢？”

“对外？”

“和周围社队划立边界呀！国务院文件批发之前，那儿的山林大多为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处于主权不明的状态，当地的社队从未因山权林权问题发生争执。国务院文件下达之后，由于牵涉到社队本身的经济利益，这些社队无不登门申诉他们对某段山脉、某片森林拥有主权。有的翻出土改时的土地证，有的搬出方志史料，讨价还价，致使我们的划界工作无法开展。”

“难道国务院文件没有规定你们的面积和范围？”

“有是有，而且是根据我们上报的面积如数批准的。我们根据这片原始森林目前保存完好的状况，从某段山到某道岭，圈划出保护区的森林面积为八十五万亩。这个数字是我们根据解放初期林业部门绘制的黄岗山地形图计算出来的，但是在国务院批准之后，正式划界的时候，经过测绘部门精确的测量，发现按照我们圈划的范围，实际面积是八十八万五千亩。多出的这三万五千亩一头出在横山公社的古木岭。横山公社真是山横岭横的地方，由东北而西南走向的山脉，延至古木岭一道支脉，忽然峰回岭折，走向改变了。因此在这我们无法按照通常的惯例，以山脊线为分界的方法划定各自的范围。我们根据国务院文件‘凡属珍奇动植物栖息生长的森林、山脉、溪流，原则上应划交保护区管辖’的精神，坚持要过整段古木岭，而对方则坚持把界线定在古木岭与主峰脉交接的地方，实际上是拒不交出古木岭。闹得其他社队也效仿横山公社，明争暗抗，搞得划界工作难以开展……”

“你们怎么不找当地县委呢？”

“县委？”李男男不屑地一笑，“没有县委的支持，他们

公社敢这样吗？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当年横山公社的书记。你知道七六年盘云溪的毁林事件吗？报纸上曾经披露过。我只要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此人的厉害了。七四年黄岗山成立了林科站，别的公社对此不以为然，可当时这个横山公社的书记，却独具慧眼，看出来者不善，他们利用七六年周总理逝世之后，国家出现的暂时动乱，趁火打劫，抢先开斧，把盘山溪那几千亩原始森林，砍伐殆尽。损失了多少珍贵的树种，这还可以统计，但多少珍禽异兽从此流离失所，这就无法计算了！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当时是全力伐木，却不动用资金修路，砍倒的木材就在那里一置数年，直到最近国家提高了木材收购价格，他们才铺路进山。你到那儿看看吧，他们的社员那副不慌不忙，慢条斯理搬材下山的架势，完全是一种得了便宜的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谁去圈划这片森林了。”

“这个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郭家池愤愤地问道。

“陈耕山！林业战线一个出色的实干家，全县人民拥戴的好领导。听说要不是现在取消了地委一级的机构，他就要走马担任地委主管林业的书记了。”

郭家池拧着两道浓眉，默然无语。

“横山公社和我们有三万亩之争，无独有偶，另一头与我们交界的玉林公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的区界东起横山公社的古木岭，西至玉林公社的龙爪溪。龙爪溪是人们根据那里的地貌特征起的名，一道瀑布从山岩上跌荡而下，分成五道岔流，象龙爪似的伸向山外。高山溪流弯弯折折，时窄时宽，谁也断不出这五条溪，哪是主流，哪是支流。这就是说通常以主河道划界的办法，在这儿无效了，谁都坚持以深入对方腹地的溪流为界，这里又出了个五千亩之争。”

“那么，玉林公社所在县委是什么态度？”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李男男笑了笑，说，“因为玉林公社和横山公社同属一县。”

郭家池不轻不重地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

“我不明白，省里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你们的问题？”

“你错了，上级非常重视我们的问题。省政府报请国务院那份关于开辟我们保护区的文件，从上报到批复，总共不到十天时间。我这次来省里反映保护区的问题，立刻得到省委张书记召见。”

“张书记是怎么说的？”

“张书记明确表示，必须立即选派得力的干部下去。他让刘老师协助组织部门物色人选。前天我和刘老师一块儿去找染天晴……”

“哈……”郭家池双手一拍，笑道：“你们找的真准！在我们那届同学中，再没有比染天晴更能干的了，他既通晓业务，又有行政和组织能力，人才难得。”

“是的，可惜他目前正在国外进修，远水解不了近渴……”李男男说着，停顿了一下，“于是，昨天我和刘老师又去拜访钱志豪，他也是你的同窗……”

“他怎么表示？”郭家池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口吻，“如果他愿意出山，倒也是个很好的人选。他业务熟练，头脑灵活，有组织能力，也有自己的一套！”

“可惜他婉言谢绝了！”

郭家池火了，不觉又腾地站起身，一只手不住地敲点着桌子：

“他有什么理由拒绝？这家伙就是名利思想作怪，你们为

什么不当面问问他——不就是搞几个项目吗？殊不知一旦连保护区大片的森林都保不住，你那些关在试验室里的成果，还有什么实际价值？……你笑什么？”

李男男一直抿着嘴笑，这倒使郭家池有些茫然。直到此时他还不明白李男男的真正意图，他只是在深深地替保护区担忧。

“看来——你才是最佳的人选！”李男男欢快地笑道。

“我？”

“是的。刘老师让我先来点‘火力侦察’，看来不必他老人家再亲自出马了！”李男男站起来，象要告别似地伸出手，神情异常严肃，“现在我以黄冈山那片森林的名义欢迎你，但愿你不会使我们失望。”

至此，郭家池才恍然大悟。他愣了一下，缓缓地坐到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蓝天。

推辞？可是话已经说绝了，答应？可是心里总觉得有点“那个”。哪个？城市、家庭、子女、职称、住房……什么乱七八糟的！郭家池不由地一挥手，象是要驱散那些霍然涌起的烦恼。

“好，我去！哪怕我爱人因此和我离婚！”

“离婚？这不行！”李男男莞尔一笑，“这也不必要……”

一切就象做梦一样，直到此刻坐在颠簸的吉普车上，郭家池还恍惚觉得这是在梦里。车厢里阒然无声，窗外是大树，远处是山，爱人坐在身旁，目无语，同事则用一种微妙的目光望着你。听，连称呼都改变了——“郭主任！”郭主任，你已经是这儿的主人了！郭家池想着，不禁哑然一笑。

“郭主任，”李男男终于开口了，她指着窗外，说，“我

们已经踏上横山公社的地界了，你注意到两旁的山林吗？”

车窗外，大片大片人工营造的杉木林，马尾松林，以及套种于杉松之间的樟木和楠木的针阔叶混交林，密密层层地覆盖山峦，周围看不见一处荒山秃岭，甚至于路前西坡那一层层的山田坎上，取代稻禾的竟是一排排茁壮的杉木苗——少有的退耕还林的景象。一块块封山护林的宣传牌，以及硕大威严的《森林法》布告牌，标志着主人精心的养育和严格的管理。

“这很好嘛！从省里一路上过来，我还没见过比这经营得更好的人工林。”郭家池赞叹之余，不免有些奇怪，“看来陈耕山很重视林业。”

“不错，他一方面是毁林的急先锋，另一方面，他所在的县社，却都是全省闻名的造林模范单位。你感到奇怪吗？”

“是的，”郭家池微微蹙起眉峰。

“他是个懂林业的人，而且，有眼光，有魄力，‘四人帮’当权那阵子，他就敢顶‘毁林开荒’的政策。横山公社已经划归保护区的那二十几万亩森林，以及古木岭的那三万亩，都是他当时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

“我又被你弄糊涂了，”郭家池迷惑不解地问道：“这么说，陈耕山对于保护这片硕果仅存的原始森林，还有功劳可言了？”

“开始我也糊涂过，”李男男略一沉思，“比如说吧，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施行新的经济政策，林区的公社为落实生产责任制，分山到户，社员们为了尽快地发家致富，靠山吃山，就砍伐珍贵的木材出售。由于一些领导对这场变革理解片面，措施不当，致使林区不少地方发生大规模的毁林事件，但陈耕山所在的这个县，却没发生这类事件。”

“哦？”郭家池越发惑然不解。

“陈耕山他们只分宜林荒山，提出‘分到户，稳定山权，提倡造林，谁造谁有，长期不变’的措施，而有林山地和原始森林，一律不动。这曾经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做法，后来事实证明他做对了，中央接二连三地下文保护森林。同样，对于‘搞活经济’有些领导理解得也很片面，以为林区要搞活经济，只有开放民间木材交易市场，这就更导致了滥砍滥伐的恶果。而陈耕山他们一开始就明令关闭民间木材交易市场，所有木材的采伐和出售，都要纳入国家计划。我这么说，你该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了吧？”

“你这么说，我反而更糊涂了。”

“周大夫，”李男男不无歉意地对周淑娟说，“你看，我们一谈就是工作，你不介意吧？”

周淑娟笑笑，摇了摇头。

“这说明陈耕山很懂得森林资源的价值，”李男男从前排座上扭过身来，“在国外，即便是森林资源富庶的国家，一根木材也总是根据各种规格要求，套裁巧取，一材多用，剩下的边角余料再加工成纤维板，而且每一道工序都要从木材中提取化工原料。可我们呢，长期以来木材的加工和利用是单一化的，浪费量非常惊人。陈耕山调任县委书记以后，就着手集中全县资金做两件事情，一是筹办大型现代化木材综合加工企业，准备从国外引进现代化设备……”

“真是奇人奇胆！他哪来那么多钱？”

“你别忘了我们黄岗山是老根据地，中央每年都有针对发展老区建设的拨款，陈耕山的计划得到省里的四老同志的支持，你知道顾良轩吗？”

“知道，我们军区的副司令员，他不是已经离休了吗？”

“这他就更有时间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了！”李男男意味深长地一笑，“顾司令是本地人，解放前又在这儿打过游击，和这里的群众感情很深。你知道吗？解放初期陈耕山当过顾司令的警卫员，退伍到地方工作后，经顾司令推荐，他又作为调干生进了大学。他还是个有学历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呢！”

“哦？”郭家池仿佛明白了什么，追问道，“他抓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增加山区小水电投资，降低电费，鼓励用电，甚至不怕违反财经制度，挪用其他款项，购置电器炊具，免费或者减价发放给山区群众，以达到……”

“节省燃薪材炭的消耗。这个主意很不错嘛！”

“是啊，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基于一个目的，——囤积木材！他们已经开始准备那个加工厂上马的事了。有人统计过，假如这个厂建成投产，年耗材量要达十万平方米，从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森林面积，再加上各项措施可能节约下来的木材量看，这个厂要维持长期高产是困难的。”

“于是他就死揪住那三万五千亩森林不放手了？”

“对！古木岭那三万亩森林贮量惊人，就以每亩贮材量十五立方米计算，就达四十五万立方米。假如他们那个工厂每年需要木材三万立方米，那么，光古木岭一处，就可维持这个厂机器运转十五年。十五年啊，一个木材生长的小周期，十五年以后，他们现在营造的一百多万亩人工林不就已经立木成材，可以轮番间伐了吗？”

“嗯——明白了。”郭家池沉吟着，不免惊讶地看看李男男，“你这都是怎么知道的？分析推断的？”

“你有点儿佩服我是吗？”李男男俏皮地问道。

“可以这么说。”郭家池却十分认真。

“说出来你也许会吃惊！”

“那倒不至于。”郭家池不以为然地笑笑。

“陈耕山是我的姐夫。”

“啊……？！”郭家池顿时瞠目结舌，李男男不由地哈哈大笑。

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郭家池象是自言自语：“看来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干预县里那个工厂上马！”

“哪倒不一定，”李男男敛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

“难道区内群众生活出路问题不重要吗？区内几千名社员群众祖祖辈辈靠森林生活，现在树不许砍了，猎不让打了，也不允许毁林开荒，他们的吃饭问题怎么办？还有，我们保护区内部队伍涣散，人心浮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可又无法解决。”

“为什么？”

“许多人都惦记着回城，而且，各有各的充分理由。人都走光了，谁来护林？一个不放，他们又天天闹事。就说我们那位护林员陈大希吧，他原先是森工机械厂的钳工，平时工作稀松，作风散漫，但有一点很可贵——敢和‘四人帮’爪牙斗，就为这，说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错判过二年刑，刑满后就被送到当时的林科站，至今未能调回……”

“这样的人应该给他落实政策。”

“但老卢不敢批他走。这类情况在我们那儿太普遍了，放人容易进人难，老卢对此只好采取回避态度，可是越回避矛盾越激化，陈大希就天天缠着老卢，已经很久不巡山了，这影响

了一批人。他今天还扬言，你来了之后要……”

李男男回头看了看郭家池，欲言又止。

“他要干什么？”

“……反正是要你批他走呗！”

“我要是也象老卢那样，不同意放人呢？”

“那他就也象对老卢那样，天天缠着你！”

郭家池正要说什么，身旁的周淑娟碰了他一下，低声问道：

“前面该到了吧？”

果然，远远地只见林海深处隐隐约约闪现出一幢灰色的建筑物。

二

“辞职报告？”

陈耕山大吃一惊，心不在焉地翻了翻刘步桐摔在办公桌上的几页便笺苦笑了一下，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气冲冲闯进来的玉林公社党委书记。只见自己这位老上级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双细眯眯的眼睛正圆鼓鼓地瞪着，目光威严。他背着双手站在办公桌前，直板板地挺着瘦小的身躯，显得十分倔强而固执。

“来，刘书记，”陈耕山笑呵呵地迎上前，把刘步桐让到沙发上，“我们坐下来谈嘛……”

倒罢茶，转回身，陈耕山忽然瞥见桌上摊着的那份文件，便悄悄伸手把文件倒扣过来。刘步桐进门的时候，他正在阅读这份文件，那是组织部门印发的关于郭家池任命的抄件。

“老排长，来，先喝茶。”陈耕山恭敬地端上茶，往刘步桐身旁一坐，笑道，“什么风把老排长吹来了，怕不是专程来